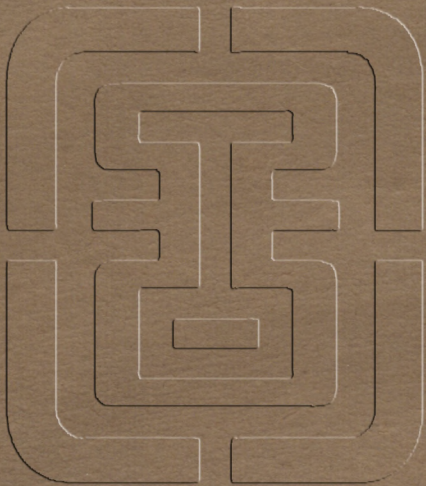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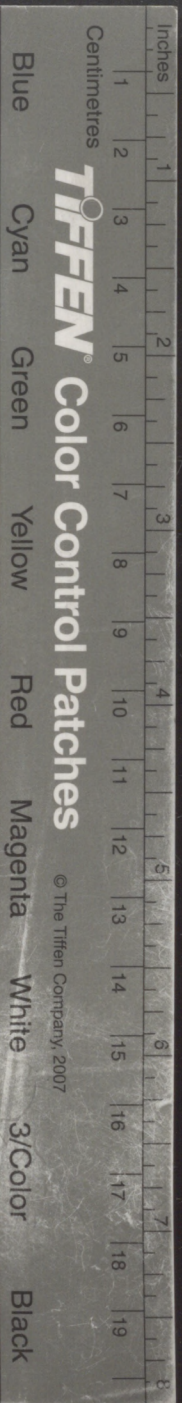


524



法苑珠林

三五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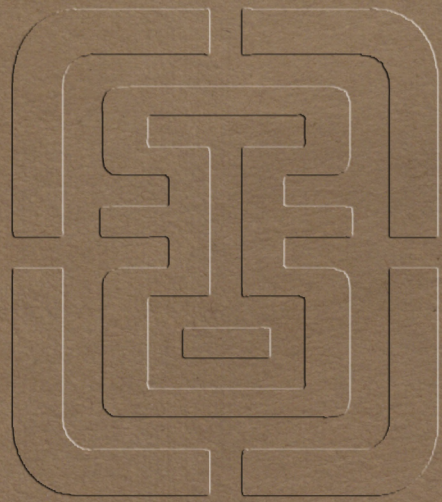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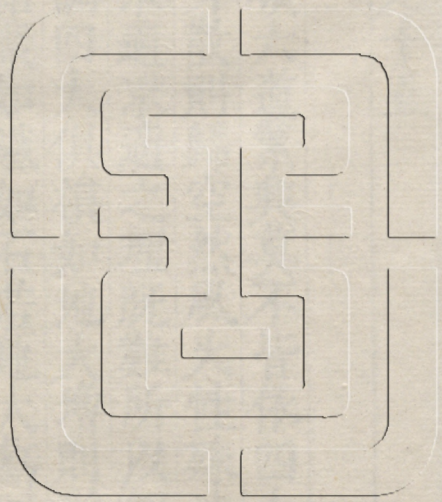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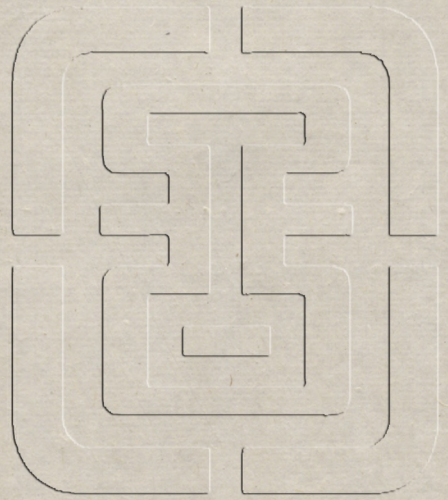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述意部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  
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  
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旣難所以調和之乖爲易  
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黓黑肌肉  
青瘀癥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損弱或  
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

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怛喪手脚潰腫膀胱  
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唇舌乾燥耳  
鼻焦閉五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  
火大增則舉體煩燠焦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痰潰爛  
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臟如  
冰焦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  
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胃塞腑胃痞隔手足  
緩弱四體痠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  
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急腹厭背躩心  
內若冰頸筋喉脉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

增乍損致有痾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  
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  
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  
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  
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爲汝踵前蓄積  
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爲苦器陰是坯瓶易損  
難持四大浮虛互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  
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僞身居怖畏之境幽冥  
無量鬼神恒沙種族尤多草籌未辯或依房依廟附  
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

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  
嶮逢安寧勞千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  
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地二水三火四  
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  
四病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  
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  
六月風多以西國東中多風  
熱微不同漢地也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  
西國於此秋時熱始  
隆盛亦不同漢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風有

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  
以故夏風多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以  
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何以故冬有風有  
寒者以萬物終亾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  
月七月時得卧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時不得卧何以故以  
寒多身縮春三月有寒故不得食麥豆宜食粃米醞  
翻諸熱物以西國麥冷  
杭米等熱也夏三月風不得食芋豆麥宜  
食粃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粃米醞翻宜食細  
米麩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與陰合宜食粃米胡

豆羹醍醐有時卧風起有時滅有時卧火起有時滅  
有時寒水起有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卧  
二食無貸三憂愁四疲極五淫泆六嗔恚七忍大便  
八忍小便九制上風十制下風從是十因緣生病有  
九因緣命未當盡爲其橫死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  
者四大爲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  
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火熱相  
地堅相堅相故難消難消故能起熱病血肉筋骨脉  
髓等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因緣生也

瞻病部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嬰疾或有捨  
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  
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入應  
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及至路值  
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  
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爲體隨順我語卽是  
佛心也若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卽應覓  
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  
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  
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肉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

摘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縛云何爲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翻前五法病得速差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爲父 經法以爲母

同學者兄弟 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姝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爾時太子卽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卽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姝好從園觀道見一人身體病癩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

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卽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惠施心無悔恨爾時太子者卽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升量身髓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妹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爾時月明王者卽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佛語阿難彌勒

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衆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爲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



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  
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  
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爲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  
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衆會者言如來所  
以出現於世正爲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  
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  
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  
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  
多力五百王令鞭此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  
欲鞭者賈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

有一賢者爲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  
素無罪過爲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  
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  
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搥杖五百餘世罪畢爲人  
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今調達是五百者  
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爲其所  
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爲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  
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卽說偈言

搥杖良善

妄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為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尅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獸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  
得貸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為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

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為病人說法歡喜已身善法增長

醫療部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之喘竭而為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

法苑珠林卷一百四  
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  
消之災也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三大患云何爲三一風爲大患二痰爲大患三冷爲  
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者酥爲良藥及酥所作  
飯食若痰患者蜜爲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  
油爲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  
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  
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  
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  
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

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  
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  
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  
見諸衆生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卽至父所說偈問言

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而得諸病

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

若食食已

身火不滅

云何當知

治風及熱

水過肺病

及以等分

何時動風

何時動熱

何時動水

以害衆生

時父長者

卽以偈頌

解說醫方 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

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

是十二月 三三而說 從如是數

一歲四時 若二二說 足滿六時

三三本攝 二二現時 隨是時節

消息飲食 是能益身 醫方所說

隨時歲中 諸根四大 代謝增損

令身得病 有善醫師 隨順四時

三月將養 調和六大 隨病飲食

及以湯藥 多風病者 夏則發動

其熱病者 秋則發動 等分病者

冬則發動 其肺病者 春則增劇

有風病者 夏則應服 肥膩醎酢

及以熱食 有熱病者 秋服冷甜

等分冬服 甜酢肥膩 肺病春服

肥膩辛熱 飽食然後 則發肺病

於食消時 則發熱病 食消已後

則發風病 如是四大 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 補以酥膩 熱病下藥

服呵梨勒 等病應服 三種妙藥

所謂甜辛

及以酥膩

肺病應服

隨時吐藥

若風熱病

肺病等分

違時而發

應當任師

籌量隨病

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

三毒煩惱病

安置部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惑倒交與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興心念也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焚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洹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

號無常多生獸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  
立像金色塗香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  
力者令病人卧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  
五色綵幡令病人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  
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爲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  
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  
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形如前  
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斂念部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

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海迷途遂  
遠弱喪亾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  
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  
心自測臨危安泰也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  
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訾退本善心又四分律  
云爲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  
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  
爲病人說偈云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撰述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念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  
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爲五一者禮拜二  
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廻向又隨願往生  
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  
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  
名香懸繒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  
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苦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  
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

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  
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  
誦大乘明揚讚唄幡華亂墜宛轉目前香氣氤氳當  
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  
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  
誅使心心相續刹那不駐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  
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  
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  
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於破戒病人

不求恩惠心不疲  
獸供養病人命終  
生普觀天五欲  
縱逸不知獸足頌曰

紫紉未可得 漳濱徒再離 一逢犬馬病

賁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聞萬金奇

不看授鹽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晉歐議曹掾

晉陳國袁無忌

晉沙門康法朗

晉沙門安惠則

晉沙門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宋江安令王文明

宋吳興李清

宋沙門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隋釋僧善

唐薛孤訓

唐沙門徹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鑿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旛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經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

右此一驗  
出靈鬼志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末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亾垂盡往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

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恠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范錫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錫之屬皆墮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錫及釵牙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

右此一驗  
出志推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末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

蓬蒿没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依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隲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

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末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賫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

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

尼處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矣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剗出腸胃前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少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亾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處義每

說其事輒慄然增肅焉

宋羅興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旣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牕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卽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

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  
再母尋亾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卧靈牀  
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  
下婢妊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  
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  
殺鷄割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  
相繼喪亾

右此三驗  
出迷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温大司馬府叅軍督  
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  
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温召卽起束帶而去

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  
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  
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  
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  
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  
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  
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  
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  
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  
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與中夜寒噤

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  
汝當革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  
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  
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忘正失法  
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  
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  
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  
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  
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  
其屍鼻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

活卽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

遂作佳流弟子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  
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癩  
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  
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  
鼠子從屋墮地涎濡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卽取  
竹刮除涎濡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卽行取涎濡  
以傳癩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  
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王所重名播

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一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爲現一人形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命求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

此右

一驗見  
幽明錄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

苦執卷便病廼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旣度情願又滿廻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

餘矣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旣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之

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舌骨兩以為塔右一驗出唐高僧傳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剃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海過所得金者皆廻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

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右一驗出冥報拾遺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四

校譌

第十八紙

十四行平宋南藏作手

音釋

黥

於敢切黑黥也

癥瘕

癥陟里切瘕公選切瘕並腹內病也

膀胱

膀胱切膀胱古

黃燻

胡郭切熱也

膈

音革膈也

咳

咳口漑切咳逆氣也

噫

噫逆氣也

正作頃乙界切氣逆也 艘力主切曲也 瘤贅瘰力求切贅之肉也 闡

丘月切 錙余招切 楸且留切梓屬 剝苦胡切 湔子田切 慄

少也 危懼也 與以諸切璠也 屬屬附新綿於口鼻上以

候氣

太倉王夫人章氏施貲刻此 吳江比丘明覺對

法苑珠林第一卷 百十四卷 進賢趙崇周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

述意部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  
天震地之威會歸摩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  
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恒異枿而離  
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菩薩利生方窮其  
旨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  
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為有養已傷命號之



爲毒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  
豈直溫肥嗛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  
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馱足靜思此事豈不罪  
歟今旣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寶惜何在是以體  
知幻僞大士常心捨妄求真菩薩恒願證知三界爲  
晨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則以身命爲  
逆旅歿當以天地爲棺槨內云王子投身功逾九劫  
剝肌買鴿骸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爾欲使白牛  
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陀常  
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  
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  
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  
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  
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  
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  
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能令行人安  
隱受樂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  
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

撰述  
卷之二十一  
是虎已作如是言怪哉此虎產來七日七子圍繞不  
得求食若爲飢逼必還啗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  
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飢餓餘命無幾不容餘  
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第一王  
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已身第二王子言我等今者以  
貪憒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薄少故於是事而  
生驚怖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  
諸王子心大愁憂久住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  
便離去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  
矣何以故我從管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

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  
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歎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  
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  
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爾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  
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  
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  
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  
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肉  
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  
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襍華種種妙香時虛空

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真大悲者為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汗王子身即便舐血啗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兄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顛顛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徧汗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悟即起舉首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以飼餓虎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

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為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鴿雛一為鷹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今日何故

大地大水

一切皆動

物不安所

日無精光

如有覆蔽

我心憂苦

目瞬瞶動

如我今者

所見瑞相

必有災異

不祥苦惱

於是王妃說是偈已時有青衣在外已聞王子消息心驚惶怖尋即入內啓白王妃作如是言向者在

聞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  
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絕悲哽苦惱投淚而言  
如何今日失我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我於往昔

無量劫中

捨所重身

以求菩提

若為國王

及作王子

常捨難捨

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

有大國王

其王名曰

摩訶羅施

是王有子

能大布施

其子名曰

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

長者名曰

大波那羅

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

至一空山

見新產虎

飢窮無食

時勝大王

生大悲心

我今當捨

所重之身

此虎或為

飢餓所逼

儻能還食

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

自投虎前

為令虎子

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

及諸大山

皆悉震動

驚諸蟲獸

虎狼師子

四散馳走

世間皆暗

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

故在竹林

心懷憂惱

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

遂至虎所

見虎虎子

血汗其口

又見骸骨

髮毛爪齒

處處迸血

狼藉在地

是二王子

見是事已

心更悶絕

自躄於地

以灰塵土

自塗全身

忘失正念

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

覩見是事

亦生悲慟

失聲號哭

互以冷水

共相噴灑

然後蘇息

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

當捨身時

正值後宮

妃后嫔女

眷屬五百

共相娛樂

王妃是時

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

痛如針刺

心生愁惱

似喪愛子

於是王妃

疾至王所

其聲微細

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

諦聽諦聽

憂愁盛火

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

俱時汁出

身體苦切

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

不祥瑞相

恐更不復

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

奉上大王

願速遣人

求覓我子

夢三鵠雛

在我懷抱

其最小者

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 奪我而去 夢是事已

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 恐命不濟

願速遣人 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

說是語已 即時悶絕 而復躡地

王聞是語 復生憂惱 以不得見

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 及諸眷屬

悉皆聚集 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

聲動天地 爾時城內 所有人民

聞是聲已 驚愕而出 各相謂言

今是王子 為活來耶 為已歿已

如是大士 常出軟語 為眾所愛

今難可見 已有諸人 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 得定消息 諸人爾時

悼惶如是 而復悲號 哀動神祇

爾時大王 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

良久乃穌 還得正念 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 為死活耶 爾時王妃

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 心無暫捨

可惜我子 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

捨我終已 云何我身 不先薨歿

而見如是 諸苦惱事 善子妙色

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 使令分離

將非是我 替日怨讎 挾本業緣

而殺汝耶 我子面目 淨如滿月

不圖一旦 遇斯禍對 寧使我身

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 喪失身命

我所見夢 已為得報 直我無情

能堪是苦 如我所夢 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 汁自流 必定是我

失所愛子 夢三鴿鷄 鷹奪一去

三子之中 必定失一 爾時大王

即告其妃 我今當遣 大臣使者

周徧東西 推求覓子 汝今且可

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 慰諭妃已

即便嚴駕 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

憂苦所切 雖在大眾 顏貌憔悴

即出其城 覓所愛子 爾時亦有

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 尋從王後

是時大王 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

求覓其子 煩惋心亂 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

有一信來

頭蒙塵土

血汗其衣

灰糞塗身

悲號而至

爾時大王

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

倍生懊惱

舉首號叫

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

尋復來至

既至王所

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

諸子猶在

不久當至

令王得見

須臾之頃

復有臣來

見王愁苦

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

垢膩塵汗

大王當知

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

哀悻無賴

第三王子

見虎新產

饑窮七日

恐還食子

見是虎已

生大悲心

發大誓願

當度衆生

於未來世

證成菩提

卽上高處

投身虎前

虎飢所逼

便起啗食

一切血肉

已爲都盡

唯有骸骨

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

聞臣語已

轉復悶絕

失念躡地

憂愁盛火

熾然其身

諸臣眷屬

亦復如是

以水灑王

良久乃穌

復起舉首

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

而白王言

向於林中

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

悲號涕泣

迷悶失志

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

灑其身上

良久之頃

乃還蘇息

望見四方

大火熾然

扶持暫起

尋復躡地

舉首悲哀

號天而哭

乍復讚歎

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

以離愛子

其心迷悶

氣力憊然

憂惱涕泣

竝復思惟

是最小子

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

奄便吞食

其餘二子

今雖存狂

而為憂火

之所焚燒

或能為是

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

至彼林中

迎載諸子

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

憂苦逼切

心肝分裂

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

慰喻其心

可使終保

餘年壽命

爾時大王

駕乘名象

與諸侍從

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

見其二子

號天扣地

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

抱持二子

悲號涕泣

隨路還宮

速令二子

覲見其母

佛告樹神

汝今當知

爾時王子

摩訶薩埵

捨身飼虎

今我身是

爾時大王

摩訶羅施

於今父王

輸頭檀是

爾時王妃

今摩耶是

第一王子

今彌勒是

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

爾時虎者

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

今五比丘

及舍利弗

目犍連是

爾時大王摩訶羅施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卽以此處

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常為衆生而作佛事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爾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爾時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聲聞衆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卽服諸香油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

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  
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其身火  
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  
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  
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  
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  
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  
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卽於八萬四  
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令無  
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諸

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  
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  
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  
誓已自然還復當爾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  
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  
云何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  
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  
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  
而供養者○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

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者可屬  
所以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狀離生歿爲供  
養佛及爲一切衆生興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  
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  
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  
身故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  
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  
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淖濯垢滅衣在外自  
經明菩薩捨身非唯一二如月亮捨頭尸毗割割或  
作師子象王捨身與皮或作鹿身禽王濟厄憐人或  
作大龜大鼈救人水難或作大魚肉山施飢救苦  
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別篇恐以文繁不可重述

頌曰

龔勝無遺生	季業有窮盡	嵇叟理既迫
霍子命亦殞	屢屢厚霜指	納納衝風菌
邂逅竟既時	脩短非所慙	恨我君子志
不得嚴上泯	送心正覺前	斯痛久已忍
既知人我空	何愁心不謹	唯願乘來生
怨親同誠朕		

感應緣

略引九驗

黃帝時甯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謐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

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稟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費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

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燒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宋廬山招提寺有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嘗以爲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躡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二日集

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也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竝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度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爲傳贊曰

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入生死說為妙寶其一自管藥

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觀斯人其二英英沙門慧定

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

之作矣或鬣髮髯其四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

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

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卻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

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

而神情警正孝武漢加敬異致問慙遣大宰江夏

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

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  
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  
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入啓聞慧  
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漢以佛法仰囑帝聞改  
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  
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  
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  
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大宰至鑊所請諭  
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  
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

慈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勅卽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帽熾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始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敘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歎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施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爲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衆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衆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襍彩氛氲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炎外熒其日將暮忽有羣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禿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斂於



其處而建塔焉後時聞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  
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恒坐

樹下後春遂生枝葉

在此十驗出  
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奴牟氏而幼年少言不襍徘徊  
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譁不瞬坐以終日人問  
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  
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  
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  
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衆  
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虵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

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穰衆奔散虵便趣水舉尾入  
雲赤炎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  
無憂也但斷殺業虵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  
而隄防決壞遂卽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  
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  
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  
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  
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  
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奉愛寺允法師者有大  
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

之顧大眾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  
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燄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  
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  
說法勸勵令行慈斷因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竝燒  
二手眉目不動又令因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  
義則領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顧曰我在山  
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  
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  
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

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  
身手欲令信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  
而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  
初有細雨殆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卽雲散月明而燒  
臂掌骨五枝如殘燭燼忽然各生竝長三寸白如珂  
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  
以口齒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眾曰可爲塔也  
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  
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  
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

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者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爲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施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爲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輦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爲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有頃右脇而寢都無氣息狀若木石偶忽起問曰時將欲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爲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

至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凭欄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面已自焦垢重復一禮時身踏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導法師乃命收取瘞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

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  
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  
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  
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  
僧佛興者偏嗜飲啗流俗落度隨崖輦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  
肉大是好事汝若食一衆生肉卽食一切衆生肉若  
有食者卽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  
屍中蟲蟲卽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  
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

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  
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  
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  
力也初登柴樓有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  
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  
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  
故菩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  
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答曰旣爲心代受何以  
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  
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卽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

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竝難可測其本  
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  
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名曰  
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至畜生下類  
檀越慎之勿安輕也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  
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  
四門者或見炭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華大者如  
兩斛兜許小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  
非一棖觸皆消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江邊見空中  
有油絡峯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徧袒紫被捉錫杖

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繖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寺  
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爲設大齋於故市中至於食  
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陰會仍雨龍毛五色分  
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旛香煙滿空繽紛  
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叢舍  
盛炎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  
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把裹三斛許香  
并檀屑分爲四聚以逮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旣盡卽覺  
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

徧獎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爲  
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  
都無所見因卽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雪紛紛  
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形漸大如七寸槃皆作  
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  
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  
家斷囚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  
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  
囚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  
在又焚身後八月中穰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

獵擲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麀獵者驚曰  
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耳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矣便爾別  
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  
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  
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  
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  
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  
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  
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周終南山釋靜藹姓鄭氏榮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咎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復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求道情通掩抑十年後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亾返山本無水須便澗飲當於昏夕覺人侍立忽降虎來前咆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使人淘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咆泉是也後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虜關中

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徨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稠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圓土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絨篋笥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位

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尋不獲後於太一  
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  
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卽事捨身故先詰衆初  
不慕從藹且廣集大小乘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  
巖穴使後代再興後馱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子下  
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身因段  
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不傷臟腑自餘筋肉手  
足頭面鬻析都盡竝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率侍  
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覩合掌捧心身面西  
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沱凝

于石山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卽周宣政元年七月  
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  
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  
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  
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險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  
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卽是菩薩之  
慈血也遂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出家若男  
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  
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  
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崖松天人脩羅  
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眾生見我骸骨  
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眾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願令眾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四大彫零泉林遙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  
乃至蛄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氏下屎囊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汗塗漫  
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豺狼所啗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火所燒  
暫見如電歟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爲讎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圍遶百病交涉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畜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大山當來兼倍  
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顛捨此穢形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聖賢長辭三塗  
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食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早令得通  
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緣後業應盡  
有爲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已他殺及死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應當是思衆緣旣湊業盡今時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師事天  
台智者大師伏膺日久顛覩其容知其神志故見者  
眇眇測非凡器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  
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虓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  
皆避不啗經于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

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  
形麤布爲衣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  
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  
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  
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  
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竝令焦  
黑以刀截斷因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  
灌下火然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  
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  
誦法句歎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旣盡

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萬年禦宿川人  
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豹  
林谷潛隱綜業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猷捨私集  
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  
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盛卓爾跏坐聲  
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  
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  
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狀形器俱欲捨身節約  
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味唯食

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  
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  
纏身至頂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華經  
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拄妹頂訖妹又以火拄姊  
頂清夜兩炬一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  
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  
朽唯二舌俱存舉衆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  
有一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  
數束蒿乾籠積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枝  
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弘福

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樂禪誦禮悔爲業每  
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  
月初脫諸衣服總作一幘付本寺僧唯著一覆單衣  
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且臨渭水稱禮訖投  
身波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矣意欲  
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而妨其業  
衆悟意盛故乃從之又卽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已  
便投旋渦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取爲起塔銘  
本寺怪其不歸便開衣幘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  
世諸佛弟子女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雖沾僧數大

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  
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敢附後塵衣物衆  
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  
究知歎符同遺文不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五

校論

第二十四紙

六行 北南

第二十五紙

十七行 氏宋

音釋

枅先擊切

組壯所切

羸力追切

鷓仕于切

睫卽葉切

旁毛也

瞞正作瞞如純切

偃陟劣切

蹶直列切

毅疑既切

敢有**攘**汝陽切戎屬也**凭**皮木切企也**翹**深澆切與斛同**振**

直庚切與**郢**薄宜切縣名**靶**普罵切與**麋**九英切大鹿也**眇**眇

眇莫旬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

太倉王夫人沈氏施贊刻此**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眇

法苑珠林第一百十五卷吳江此立明覺樹

吳江沙彌本宏書進賢萬籙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 送終篇第九十七

##### 述意部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  
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恡  
而弗為撤一食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歆封  
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  
勝父母喪以多造塋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  
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循內典所以父

亾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剋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滅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度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葬具資身竝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

如十二品生歿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歿者謂阿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

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歿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饑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爲放逸也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若爲惡墮地獄者眼

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  
 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  
 天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  
 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  
 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  
 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管佛在祇洹精舍為天人  
 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  
 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  
 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  
 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

兒所呼天號哭斷絕復穌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  
 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  
 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  
 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  
 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亾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  
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  
乃往管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  
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  
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  
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  
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 一人生海中為化  
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

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  
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  
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  
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隨洹道又四  
分律爾時世尊為利益眾生日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衆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爲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衆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

述曰生歿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竟鬼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

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生曰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竟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竟用物精多則竟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竟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爲竟地氣爲魄魄問於竟曰道何以爲體竟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竟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竟與

魄別今時俗亾何故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亾之時以已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喚魂魂識已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衣為問曰何須旛上書其姓名答曰旛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閭室亦投之

於魄或入於重室

直龍切

重者也

重去聲

以重之內具安

祭食以存亾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蘧蔕裹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坤地也○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艸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

此謂王法不許施身復恐夏燒殺蟲故令埋之自外無難

水林亦得

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

見五種出家人塚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

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亾柩外來  
 吊人小於亾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  
 默慰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之亦見愚  
 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  
 亾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  
 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  
 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  
 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  
 起慢情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

亾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  
 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  
 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  
 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  
 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  
 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  
 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  
 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  
 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在喪足  
 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

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兇暴  
 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眾生設化法故如來  
 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一切衆山巔峨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  
 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  
 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  
 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  
 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  
 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  
 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

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水以火焚之佛言苦空  
 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  
 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藏置金剛  
 函卽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  
 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又佛母泥洹經云  
 大愛道比丘尼卽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  
 先滅度與除饑女五百人

卽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  
 鏡經云凡夫貪榮六塵猶

餓夫食飯不知飲足今聖人斷貪除  
 六情饑饉故號出家尼為除饑女也以手摩佛足遶

佛三帟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  
 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

獎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  
勸理家作五百輦牀麻油香華樟桺梓材事各五百  
眞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闍維  
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眞神足  
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  
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  
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  
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眞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  
勅令與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  
汝等輦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

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  
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  
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  
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  
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輦  
牀一腳阿難輦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  
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  
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  
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卽取舍利各起塔供  
養依禰阿含經愛道姨母卽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

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  
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  
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  
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  
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  
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  
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

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摩  
滅巡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

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  
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爲命者大小皆  
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齋以  
上煖氣後盡卽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卽生天  
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  
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  
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  
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卽名肉心如  
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卽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

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因心後方從下捨也○俱舍論云若人正歿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次第死腳齋 於心意識斷 下人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腳等處次第而滅釋云

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足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十一  
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住若胎非男非女  
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  
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  
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眾生欲受濕生  
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  
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爾地獄眾生云何生樂  
處所由心顛倒故此眾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  
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  
風充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  
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

二生不由託赤白爲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  
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  
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  
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管造作能感  
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眾生亦爾是故往彼  
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眾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  
捕眾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  
中陰中見自身如管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  
管伴與管不差見地獄時如管見江湖諸伴類等相  
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卽於中受生後解管造所業



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替作業時以老見地獄衆生竝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卽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

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姪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姪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蛇蝮地螫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於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爲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卽生猴中若言貪悞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逸牛姪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

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卽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

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蟲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九  
十四  
時死已卽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止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卽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

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入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爲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

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曉萬俱胝劍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 壞業理常牽 玉匣方委觀

金臺不復延 挽聲隨逕遠 蘿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 唯應逐四緣 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 愚俗諍人我 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久固 達者知幻賔 親踈既無定

何勞非蒼旻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六驗

漢山陽有女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

漢朔方有牧女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棺

漢李妖死十四日後生

漢陳留史妯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凶死將百歲賊發塚顏色如故

漢遼西人見遼水中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

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幸李夫人後卒哀帝見之帳中

漢杜嘏家塋而婢誤不能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洛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神異難測

晉沙門竺法慧存亡亦有靈徵神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亡有驗復出二驗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寢起竟復在被中眠

宋時有兒將死遠方竟歸報父母

隋沙門玄景存亡亦有徵祥可驗

唐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道可驗復出一驗

唐崔軌卒後於妻家請立靈

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壹孕未

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塋之陌上三日有人過

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春死棺

殮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

當死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

莽篡位

撰九  
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鬼神獻帝  
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  
生

漢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  
母曰我死當復生理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林拔掘  
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卽  
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  
至下邳賣鋤不時集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  
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卽不相信  
作書得報以爲驗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

息考城令江夏鄆賈和聞之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  
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顏色如故但因微  
冷羣賊幸之致相妬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  
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  
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  
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祀祠吏民有欲發  
視者皆無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

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此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嘏家塋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塋而

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

子

右此九驗出搜神記言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已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晉魏時發塚得霍允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埤財里死時年

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辯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儂詣埤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儂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儂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儂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儂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

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爲槨遂不免兵京師仰聞此柏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

見洛

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竝歷年



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卽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見道文近被錄來旣蒙恩放仍畱看戲不卽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人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

儵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嘗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竝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旣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竝奉大法初遵姑嬭南郡徐漢長姊嬭江夏樂瑜于小姊嬭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旣差遂至三

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拉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  
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

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憇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  
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  
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祝者  
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遁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  
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  
自起以左腳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  
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

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  
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  
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  
然平坐亾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  
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  
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  
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  
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  
鷄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腳遂永疾後語弟

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爲少日而公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竝皆沒死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也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

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人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揚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覺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

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卽於長沙禪房設齋九  
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  
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  
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  
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  
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  
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聞  
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  
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覓神不敢驚

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  
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  
驗出續

搜神  
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  
今我但覓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  
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  
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  
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鷄  
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覓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  
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驗  
出搜神記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洲人也統解玄微純  
講大乘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  
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  
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之  
耳爾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  
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卽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  
常立願云沈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  
淡滢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  
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

右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也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

日而穌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  
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兄弟幼小無人扶  
侍二親王卽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  
鑊湯及刀山劔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  
此頭竝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  
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  
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  
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  
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  
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故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

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  
 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  
 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  
 未幾而死

右此一驗由冥報拾遺

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  
 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  
 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  
 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  
 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囚雖令下  
 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

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  
 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  
 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  
 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  
 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  
 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宦願善養畜自此  
 已後不復更來

右此一驗見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六

校論

第一紙十五行諸下第十八紙八行祀祠宋第十



